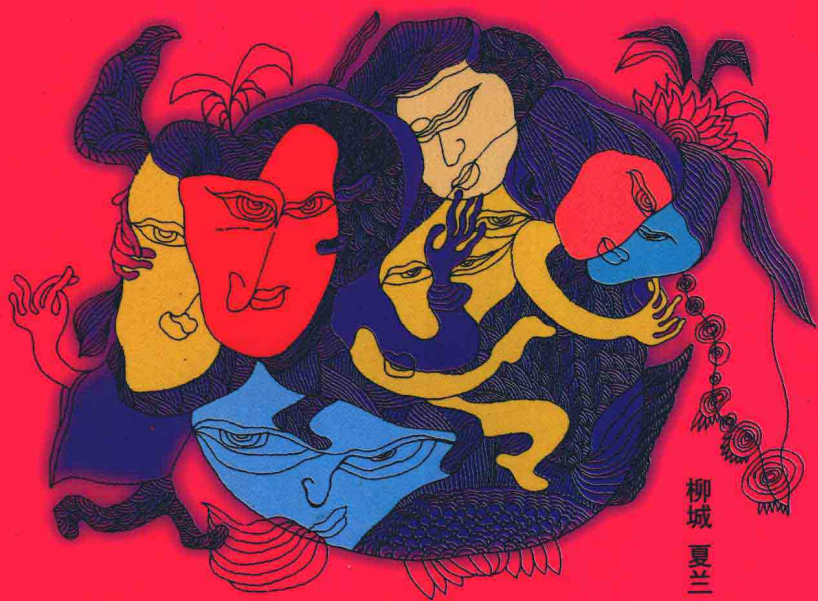


爱情

AIQINGLIJIAOQIAO

立交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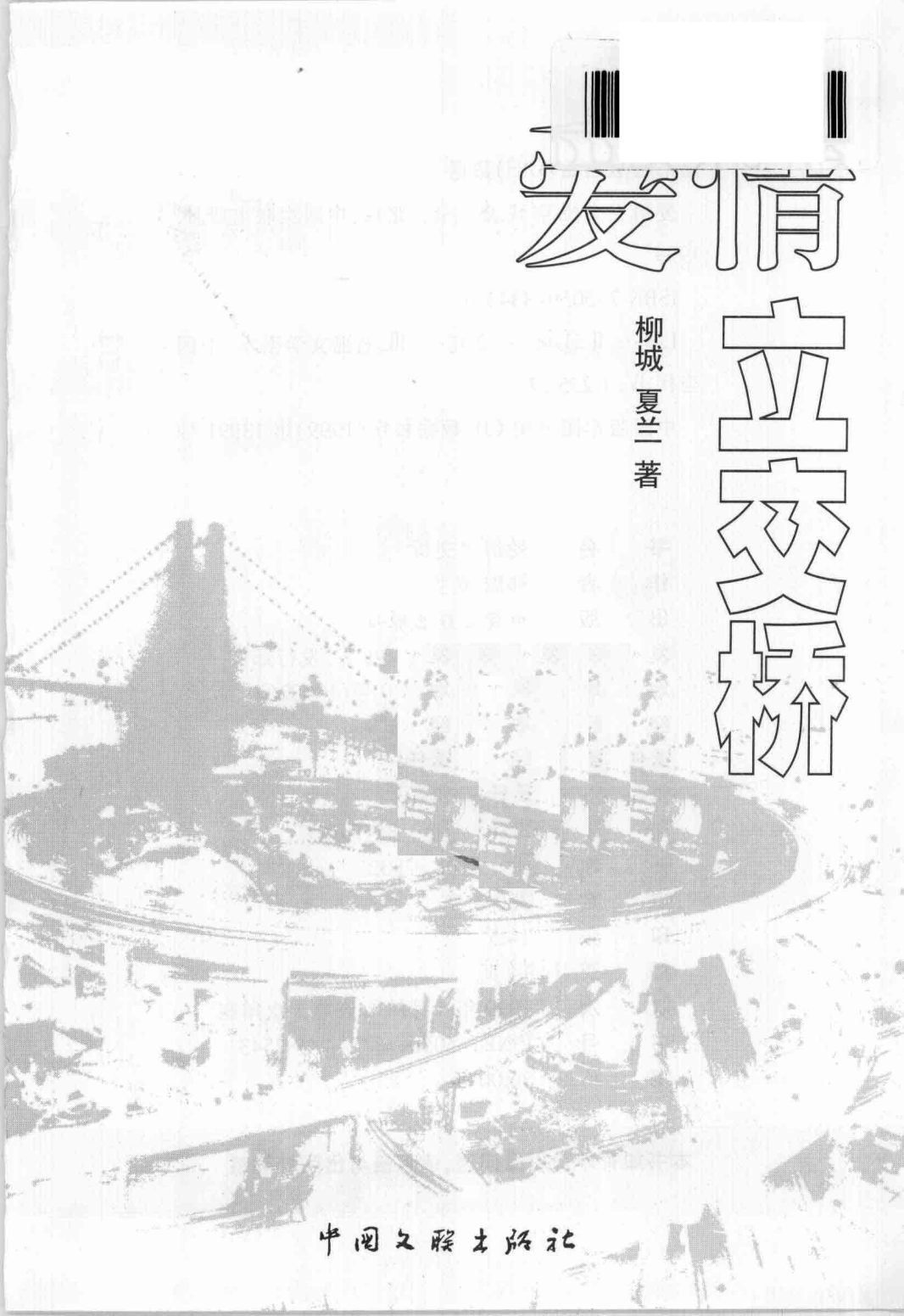
柳城夏兰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ZHONGGUOWENLIANCHUBANSHE



发情立交桥

柳城夏兰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情立交桥.柳城.夏兰著.-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
1999

ISBN 7-5059-3343-4

I.爱… II.①柳… ②夏… III.电视文学剧本-中国-
当代 IV. I 235.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13991 号

书 名	爱情立交桥
作 者	柳城.夏兰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姚晓晴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	番禺市官桥彩色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330 千字
印 张	14.5
插 页	14 页
版 次	1999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7-5059-3343-4/I·2543
定 价	26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今年的时候他们什么都没说，甚至谁都没看谁一眼，杨小军悄悄迟疑片刻便一扭头就身走了。苏杰也只是冷冰冰地看着她远去，叙述出一种毫不在乎的样子，实际上他幼心里却记的对方然又祝福，希望对方以后的日子不要像他以前那样，她幸运得一些。反正我的祝福是真心诚意的，苏杰心里想。

他再走回那间房是他做用双手共同筑成的小屋时，已经是黄昏时分，屋子里静悄悄的，只有那个窗是杨小军从苏杰家回来的脚步声在咚咚地响，窗外洒满一轮夕阳。

他又觉得有一股香味飘过来，准确地说那是一种奶味儿。他想起杨小军的第一次，刚一进屋子他就来住了，从那儿飘出一股奶味儿。听了这话，躺在旁边的杨小军乐了，她吮着嘴

1

街道办事处的小房间里，小王还是那句话：“我看你们俩还是先回去再考虑考虑。”

小王很年轻，一脸稚气，刚满二十岁的样子，说话的时候还不太敢看人，说完话又低头转动起手里的圆珠笔。

苏杰和杨小宁坐在小王对面，听了他的话，各自把脸扭向一边，谁也不理谁。

门开了，一个女孩儿走进来：“哥，出来一下。”

小王：“干嘛？没看见我这儿有事儿吗？”

女孩儿：“出来一下嘛！”

小王走过去：“什么事儿，就在这儿说。”

女孩儿小声道：“人家女方她爸来家啦，说要看看信，都坐半天啦！”

小王小声道：“女方还不知啥样儿呢，她爸倒来啦，什么事儿！都什么年代啦？”

女孩儿：“咱妈说这不是包办，是介绍！”

小王：“就说我不在，不知上哪儿去啦！走吧走吧。”

女孩儿：“咱妈生气了别怨我！”说完一扭头走出门。

小王又坐回来：“有孩子吗？你们。”

杨小宁不耐烦地：“不是问过了吗？”

小王想起来确实问过了：“噢……哎，到我们这儿来办你们这种事儿可得耐心点儿”

杨小宁：“哎！我们这种事儿怎么啦？”

苏杰立刻帮起腔来：“是啊！我们这种事儿怎么啦？”

一个小秃孩儿从门缝伸进头，瞅瞅这儿又瞅瞅那儿瞅个没完。

苏杰：“看什么看什么！有什么好看的！去去去！”

“找我姥姥。”小秃孩儿把头缩回去。

小王站起来去把门关紧。门外那些办户口的、找自行车的、反映街坊邻里谁家装修扰民，谁家厕所漏水的事儿都一起被关在门外。

小王又坐回来：“结婚几年啦？”

苏杰指指摆在他面前的报告：“那上面不是写着吗？”

杨小宁却偏要说：“三年零二十八天！”

苏杰纠正她：“哎？零二十七天。”

杨小宁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一扭头，不屑一顾。

小王拿起他俩的报告数着手指头：“二十三，二十四，二十五，二十六，三年零二十七天，哎？不长嘛。”

杨小宁看着小王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：“什么？哼！没法跟你说！”

小王瞧瞧苏杰：“哎？本来嘛！”

杨小宁：“你呀！还小，还不懂！”

苏杰：“将来你经历经历，那就知道这日子呀，怎么过着显短怎么过着显长了。”

小王：“得得！我也不想经历，我看你们俩再回去考虑考虑。”

杨小宁：“哎？我们在这坐了这么半天，怎么说来说去你还是这句话？”

小王急了：“我们领导就是这么跟我交待的嘛！我有什么办法？”

苏杰：“哎哎，你们领导就没跟你交待点儿别的？”

小王一挺脖子：“当然有，那是让我内部掌握的，没让我说。”

杨小宁刚要说话，苏杰忙打手势制止，他眯起眼跟小王商量：“哎，能不能给我们透露透露……”

杨小宁：“哎！你只能代表你自己啊！别总是我们我们的！”

小王把报告推给他俩：“哎？给你们谁？”

杨小宁：“你们总是这么推来推去，那我们可就只好上法院了啊。”

苏杰仍耐心地劝小王：“你看，为了把我们的事情办得方方面面都满意，我们确实需要知道你们领导的真正意见……透露一点儿，透露一点儿……”

小王想了想，终于下了决心：“那就给你们透露一点儿，可咱们先说好，你们一定得为我保密，别到处乱说。”

杨小宁：“我们智商再低，也不会傻成那样吧？”

小王：“那我哪儿知道？……领导看了你们的报告，也了解了有关情况，说你们这种类型，有可能是一时激动，总的方针是要劝解，劝解，再劝解！”

杨小宁抓起报告，背起挎包，转身走出门去。

小王看着苏杰说：“哎？怎么个意思？”

苏杰忙安慰他：“哎哎，别生气，在这种时候她情绪有点那个，毫不奇怪。我跟你这么说吧，一是结婚，再是离婚，女人在这种时候，十个有九个是昏头昏脑的！哎，要叫我说，你们领导嘛，确实够水平！就比方说对我们俩的那个内部掌握吧……”

小王：“你这是讽刺？”

苏杰正色地：“绝对没有！请代我转达对领导的敬意！”

小王：“哎？你还不赶快追出去照看照看她，就她这种状态，要是……”

苏杰：“放心，绝对没事儿，得，你接着忙。”说完走出门去。

杨小宁掏出钥匙走近自己的自行车，刚要开锁，只见自己的车被一把软锁锁在另一辆自行车上。

苏杰走出办事处，慢慢腾腾走过来。

杨小宁生气地：“哎！我说你别总这么锁车行不行？耽不耽误事儿？”

苏杰：“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只有这种锁法最保险，绝对丢了车，你看……”

杨小宁：“甭管怎么说，以后就不准这么锁！注意，咱俩的关系可是变啦啊！”

苏杰忽然神秘地：“哎，再怎么着，这都是小事儿。告诉你一个重要情况！”

杨小宁：“看这些进进出出的人！别这么神神道道的行不行？叫人家看见，咱俩算是怎么回事儿？”

苏杰：“哎，你过去不是总说吗？甭管做什么事儿，自己认为应该做就做甭管别人说什么！我要跟你说的可是大事儿！咱们部精简机构的最新情况听说了吗？”

杨小宁什么话也不想说，拿着钥匙去开车锁。

苏杰围着杨小宁团团转：“我的消息来源绝对可靠，办公厅老太太那儿来的，我们局衡量来衡量去还是砍掉两个处！但是，我们办公室得保留！不动！”

杨小宁不耐烦地：“你们局砍几个处，你们办公室保不保留这跟我有关系？别愣着呀！开锁，开锁！”

苏杰拿出钥匙打开软锁：“听着，马上就说你们局，告诉你本儿真经，你们局，一个处也不砍，全部保留！”

杨小宁冷冷地：“那又怎么样？”

苏杰：“那又怎么样？说明在国家机构改革，精简干部的历史性时刻，我们俩吵归吵、闹归闹，但是都做为跨世纪的干部被保留

在公务员的岗位上,怎么着这也是一种光荣!而且我们冷处长还通知我,叫我从明天起协助计财司的方司长去管部里合建宿舍的施工!”

杨小宁:“好啦好啦!你别这么围着我叨咕来叨咕去好不好?这办事处的人保证以为咱们是为了分房在这搞假离婚呢!”说到这里,她忽然故作惊讶地,“哎!是不是要让你做苗子,当接班人,任命你个处长啊?”

苏杰也故作惊讶起来:“不,这准是先给我创造个环境,让我学着将来怎样当局长!”

杨小宁:“那就先祝贺了,从明天开始,您就加倍努力吧啊!”说到这里她又忽然正色地,“我可告诉你,甭管他这儿怎么内部掌握,从现在开始,你是你,我是我,请停止目前你这种锁车法儿!”说完她把手里的挎包往后座上一夹,蹬车就走。

苏杰忙喊:“哎!你挎包这么夹后面不行!”他急忙跳上车,可刚蹬了两圈儿链子就掉了。

杨小宁蹬着车慢悠悠地骑到一个十字路口,只见绿灯变成黄灯又变成红灯。

她只好两腿跨地,停下车来。

一直跟在她身边的那个戴墨镜的小伙儿左右看看没人注意,猛地一把从她的车后把手提包抓走,等她反应过来,小偷已经拐进胡同。

杨小宁慌得连车座都上不去了,只顾指手画脚大叫:“哎!哎!”

“抓…小…偷…”随着苏杰的喊声,只见他猫着腰,蹬着车,箭一样从后面冲锋而来,一拐车就像箭一样朝胡同里追去。

苏杰在默默地追赶前面的小偷。

前面的小偷东拐西窜地把车蹬得飞快。只见他回头瞅了瞅后面的苏杰嗖地拐进另一条胡同。

这里是另一条相当宽大的胡同，好像里边还套着好几条胡同。

苏杰拐进这条胡同的时候，这里空无一人，十分安静，这反而引起他的警觉，他跳下车机警地察看四方，忽然，一辆没来得及上锁的山地车进入他的眼帘。

他扔下自己的破车，走过去从容扶起山地车，拍了拍后座说：“朋友听清了，你刚才抢的那个手提包呢，是我媳妇的，里面除了卫生纸、就是工作证，钱嘛，肯定有几十块，叫我说嘛，你就拿去当零花，我呢，还有事先走一步，这辆车呢，我也就不客气了。”说完他推车就走。

“站住！”一声细小又尖涩的喊叫传来，苏杰回头一看，只见小偷狞笑着从一排垃圾桶后面站起来冲他“刷”地打开手里的弹簧刀。

正在这时，随着一阵欢叫，一群小孩儿从一个斜叉胡同口跑进来。

“去去去！”小偷立刻朝小孩儿们龇牙咧嘴地挥起手里的弹簧刀来。

小孩儿们被吓得目瞪口呆，缩成一团。

苏杰忙对小偷说：“哎？朋友，咱俩可是你对我我对你一个对一个！”说着他回头对孩子们笑了，“喂孩子们，孩子们，别害怕！他呀，是逗着你们玩儿呢，看见没有？这是叔叔们在拍电视剧呢，我演好人，他演小偷。”

“噢！”孩子们鼓起掌来，他们有蹲有站地贴着墙根儿观看起来。

小偷两脚贴着地，对着苏杰直眉愣眼往前蹭：“瞧见没有？哥们儿我这手里练的可是把洋刀！这洋玩艺儿可从来不认你们中国人！甭管大人小孩儿都一样！”

苏杰一斜身子，顿时气入丹田，昂首挺胸。他边解着上衣扣子

边说：“知道我练的是啥吗？这是专门对付你那个洋玩艺儿的中国功夫！”说着把衣服一脱、一缠、一甩，接着便从骑马蹲裆开始、一招一式比画起来，”这叫卧如弓，坐如钟，站似一棵松！孩子们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……”孩子们立即拍着小手，打起节奏，念起‘中国功夫’中的快板词来：“坐像一座钟，站似一棵松，中国有什么，中国有神功！”

苏杰紧盯着小偷，两手在眼前快速翻动，嘴里了有板有眼地说着快板词：“你看见没看见，小孩儿全门儿清，我心中有神功，出手就一阵风！”

“别念啦！”小偷朝孩子们吼了一声，回头对苏杰比画着手里的弹簧刀，也一蹦一跳地说起快板词来，“只要一招先，我功夫吃遍天，只要我一出手，就知道有没有！”

小偷一个鲤鱼打挺，握着弹簧刀直奔苏杰冲刺而来。

苏杰一个灵活闪身，小偷被闪了过去，两人再次拉开架势。

这时，一位大妈开门出院：“哟！他们这是干什么呐？”

一个小孩儿说：“人家这俩叔叔在拍电视剧呢，这人演好人，那个叔叔演坏蛋。”

大妈看了一会儿说：“咳！怎么跟过去那斗鸡似的光盯着不上去咬啊？范大姐，您也来啦，快过来，要不说现在这电视剧全是又打又斗呢，都拍到咱们家门口啦！”

苏杰也盯住小偷，拉着架子，走着步子大声说：“大妈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像他这种坏蛋太多啦！”

范大姐：“那倒是，得得你们打你们的，俺们看俺们的，别分心别跑神儿，英子，还不快回去冲壶好茶，待会儿给这俩叔叔喝。”

“哎。”英子答应一声跑了。

大妈：“范大姐，你别说，这么看真比电视机里头真亮多啦！国庆，快回家喊你妈去。”

苏杰和小偷还在拉着架子绕圈儿。

苏杰：“瞧见没有？这人可是越来越多，想抓你手到擒来，想跑怕是难点儿啦！”

小偷猛地一窜，直着刀子捅过来。

苏杰一歪头，下面送上一个绊子，小偷顿时跌倒在地。

众小孩儿拍手欢呼。

苏杰走过来一把将小偷抓起来，小偷还想动手，被他一把紧紧掰住了脖子。

小偷两腿发起抖来：“大哥，看，我腿肚子都转了筋啦！兄弟求饶！兄弟求饶！只要放我这一马，来日我一定……就跟书里说的，叫什么什么泉相报！”

一直用手支着耳朵听台词的范大姐大声说：“叫涌泉相报！真没文化！别说，这人演的还真像。”

小偷：“对，涌泉相报！绝对永远把你们家全包了！反正这么说吧，凡是逢年过节，酒啊肉啊保证一车一车往你们家拉！”

苏杰：“少费话，这是第几次干啦？”

小偷哭丧着脸：“第一次！绝对第一次！”

苏杰：“第一次？”

小偷的眼泪滚动起来：“大哥，不怕您笑话，我媳妇儿跑啦！”

大妈插嘴了：“媳妇儿跑啦？媳妇儿跑啦跟你出来动刀子有什么关系？千万别听他的！”

苏杰：“听见了没有，大妈都说话啦！”

小偷声泪俱下：“大妈，您不知道哇！她把能吃的能用的拿走不说，我那点儿钱她也全给卷吧卷吧拿走啦！我老妈两眼一翻，躺在床上半身不遂，都不动弹啦，这都两天两夜没吃饭了！我呢，瞧瞧，饿得这腿都支不住身子啦！”

范大姐：“瞧这人儿，整个一个大孝子……你呀，就把手给松开吧。”

苏杰盯住小偷：“你呀，甭蒙我，你这种人，见多啦！第一次？我问你，这山地车是怎么回事儿？”

小偷抹着泪说：“大哥，大哥，您听我说，我们居委会主任一大早给我妈送了两个鸡蛋一碗粥，她说，我跟民警小孙给你借了辆车，快出去借俩钱给你妈看病去……这不，我，我就蹬着车出来借钱，谁想到……就……就碰上了您的媳妇儿……”说着后悔地叹了口气，抹了把鼻涕。

苏杰还在观察他，仍攥着他的手腕子和他转圈儿。

不知什么时候出来看热闹的一位坐轮椅的老头儿对身边的小保姆说：“这回你看明白了？是这么回事儿，这人为了给他妈治病，出来找那人他媳妇儿去借钱，他媳妇儿呢，同意了，可那老爷们儿不干！”

苏杰紧盯着小偷：“你手里这把弹簧刀怎么回事儿？”

小偷：“咳！这不是刚才在那些破烂桶后边捡的吗？也就是想……想吓唬吓唬您……真……真不好意思，大哥，您就抬抬手，快放我回家看我老妈去吧，她……她……她现在还不知是死是活呐！”说着说着又哭起来。

英子妈说：“他手里那把刀啊，准是我们家英子他爸前年在早市买的那把，我早就叫他扔了，准是今天一大早才扔的！英子，快回家找找，找不见这就是你爸那把！”

“哎”英子答应一声忙跑回家去找刀。

苏杰有点儿相信了，但他仍觉得应该提高警惕，他死盯住小偷问：“你说得都是真的？”

小偷一跺脚：“一句瞎话没有，绝对千真万确！”

苏杰：“哎！两眼别乱眨，看着我的眼睛！”

苏杰盯着小偷又转了一圈儿之后，终于放开了小偷的手：“嗯，看来你还没撒谎，基本上还算老实。我媳妇儿的钱包呢？”

小偷揉着手腕子：“还在那桶后面放着呢。”

苏杰：“看了没有？除了手纸和工作证，有钱没有？”

小偷：“没打开看。”

苏杰：“真的？”

小偷：“绝对没有！没来得及。”说完急忙跑到垃圾桶后面把杨小宁的手提包捡回来，拍了拍上面的土还给苏杰。

苏杰拿着挎包想了想说：“这样吧，我这儿呢，还有二百块钱，拿回去快领你妈上医院看病……我可告诉你！以后再也不准在大街上……啊！我也就不往下说了，这么多人面前给你留个面子！”

小偷被感动得泪流满面：“我永生永世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！不但放我走，还……还给我这，这……这遣送费……我代表我妈给您老……”说着便要跪地磕头。

苏杰连忙扶住他：“哎哎，别叫我折寿。”

范大姐在那被感动得直抹眼睛：“一对大好人啊！要不人家报上说人间到处是真情嘛……”

苏杰：“你呀，也别在这儿瞎耽误功夫啦，快回去照看你妈吧。喂，孩子们，我们的电视剧拍完啦。快给这叔叔让条道儿……”

老头儿老大妈和孩子们鼓着掌给小偷让开一条路。

小偷骑上山地车在掌声中扬长而去。

一中学生拿小本儿请苏杰签字留念。

苏杰潇洒地为孩子们签字。

英子拿着把刀跑回来：“妈，我爸买的刀！”

苏杰一愣：“哎？他那把呢？”

英子妈：“我看见他揣兜里啦！”

苏杰：“嘿！这人！”

苏杰蹬着车拐出胡同，在路边的鲜花店买了一枝玫瑰花，径直朝前面骑去……

杨小宁正靠着电话亭打电话：“喂，喂，别放电话，这儿又该投钱了，……得，手机我可不要，听说那种电话损伤脑细胞，……反正这么说吧，我们局的分流名单虽然还没公布，但是那里面肯定有我……我呀，当然不发愁啦，反正有你给接着嘛……其他人都分流到什么地儿？有的上学，准备将来戴博士帽，有的到下属企业，既加强企业的力量又加强自己工资……我呀……当然啦，上不麻烦领导，下不麻烦群众，独来独往，死心踏地当您的好雇员，每天上班呀，第一句准得“杨总，早晨。”（香港话：早上好！）哎，哎……”时间到了，电话断了，她摸了半天没摸出钱来，只好骑车走了。

苏杰骑车来到后海，这里有条胡同可以回家。

路边的石台上放着一个大箩筐，上面盖着白被子冒着热气，一帮人围在那儿买包子。

苏杰停下车，叉着腿：“师傅，来一斤包子。”

卖包子的林大姐一抬头见是苏杰，忙说：“哟！苏杰。”

苏杰一愣：“林大姐！”

林大姐四十三、四岁，丰满白净，系着白围裙，戴着白帽子，她小声说：“等一会儿，新蒸得马上就来。”

苏杰：“林大姐，您怎么……卖上包子啦？”

林大姐乐了：“嗨，我们厂去年底就被人家兼并啦，年轻的去参加再就业培训，我们这岁数的，都失业啦！”

苏杰：“哎！现在可都兴说下岗……，我记得您好像是副厂长呀！”

林大姐：“副厂长怎么啦？厂长都没把厂子救出来！回来一想，总得找点事儿干吧，要不一个月一百伍拾块钱吃什么？喝什么？和几个师傅一商量，咱们这一带最缺得是什么？得，咱领个照，包包子、卖包子！他们负责蒸，我负责卖，挺好！”

这时，林大姐的女儿杏子蹬着一辆平板三轮拉着一筐热包子

骑过来，她老远一看见苏杰，跳下车就往回跑。

林大姐喊：“杏子！瞧见没？这孩子，就怕碰见咱这块儿的人。”

苏杰把自行车一支，跑过去把三轮车蹬过来。买包子的人又围上来。

林大姐给苏杰装了一塑料袋包子：“苏杰，快拿回去趁热吃。猪肉白菜馅儿。”

苏杰见没人帮大姐收钱，他说：“大姐，我就在这儿帮你收钱吧，多少钱一个！……喂，大伙排好队，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，咱这热乎包子有得是。”

苏杰吆喝着帮林大姐卖起包子来。

一只细白的手指压下录音电话按钮。

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的留言：“蓉蓉，我是老魏，我刚从深圳回来，晚上如果有空我们一起吃饭，请给我回电话。”

姜蓉蓉边听留言边脱鞋袜换衣服，待全身宽松之后，她开始到厨房烧水，到卫生间洗脸……

她高个儿细腰，线条优美，细白的皮肤、油黑的长发，是一个少有的美人儿。

她是“光头”时装公司的职业模特儿。

她的家是两室一厅、装饰虽不豪华但却窗明几亮、干干净净。

两辆小轿车一前一后停在姜蓉蓉家的楼下，司机甲乙同时开门下车也同时从后座上抱出两个大花篮。

司机甲乙同时问对方：“请问……”但他俩立刻明白都要找同一个人，于是谁也不再理谁，各自查楼号找楼门……

姜蓉蓉关闭电话留言。

忽然传来敲门声。她赶忙套好衣服过去开门，门一开，两篮鲜花出现在她面前。

姜蓉蓉问：“你们是……？”

司机甲有点口吃：“您……您……您……”

姜蓉蓉：“别急，慢慢说。”

司机乙：“您是姜小姐？”

姜蓉蓉：“没错。”

司机甲抢着说：“这……这……这……”

司机乙：“这是 PP 集团刘董事长送您的鲜花，请收下。”

司机甲结结巴巴还在一旁费劲。

“谢谢二位。”姜蓉蓉给每人塞上二十元钱。

司机乙还在犹豫，司机甲却流利地连说：“多谢多谢多谢。”

两人咚咚跑下楼去。

姜蓉蓉关好门，将花篮往墙角一放，转身拨电话，电话立刻接通。

姜蓉蓉刚“喂”了一声，对方却放下电话。姜蓉蓉再拨，对方干脆不接了，她只好坐在沙发上独自生气。

正在这时，又有人敲门，姜蓉蓉开门见杨小宁站在门口。

姜蓉蓉：“哟！你怎么来啦？”

杨小宁：“我呀，顺便来碰一碰，还怕你们俩躲在房子里不开门呢！”

姜蓉蓉：“他呀，都两天不理我了！神经病又犯了！”

杨小宁坐下来：“本女人，在中国本世纪末的机构改革中，可能要被精减！”

姜蓉蓉：“可能？还是真的？”

杨小宁：“消息来源绝对可靠！”

姜蓉蓉：“所以得认为是真的！太棒啦！像你又年轻又能干，上哪儿折腾不出一番事业？整天呆在机关里开会能闷出个什么